# 宋史/卷39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九十四 ◄

宋史
卷三百九十五　列傳第一百五十四

► 卷三百九十六

## 樓鑰

樓鑰，字大防，明州鄞縣人。隆興元年，試南宮，有司偉其辭藝，欲以冠多士，策偶犯舊諱，知貢舉洪遵奏，得旨以冠末等。投贄謝諸公，考官胡銓稱之曰：「此翰林才也。」試教官，調溫州教授，為敕令所刪定官，修《淳熙法》。議者欲降太學釋奠為中祀，鑰曰：「乘輿臨幸，於先聖則拜，武成則肅揖，其禮異矣，可鈞敵乎？」

改宗正寺主簿，歷太府、宗正寺丞，出知溫州。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，邑令捕數人歸於郡。鑰曰：「罪之則無可坐，縱之則惑民。」編隸其為首者，而驅其徒出境，民言遂定。堂帖問故，鑰曰：「蘇洵有言：『有亂之形，無亂之實，是謂將亂。不可以有亂急，不可以無亂弛。』」丞相周必大心善之。

光宗嗣位，召對，奏曰：「人主初政，當先立其大者。至大莫如恢復，然當先強主志，進君德。」又曰：「今之網密甚矣，望陛下軫念元元，以設禁為不得已，凡有創意增益者，寢而勿行，所以保養元氣。」

除考功郎兼禮部。吏銓並緣為姦，多所壅底。鑰曰：「簡要清通，尚書郎之選。」盡革去之。改國子司業，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。代言坦明，得制誥體，繳奏無所回避。禁中或私請，上曰：「樓舍人朕亦憚之，不如且已。」刑部言，天下獄案多所奏裁，中書之務不清，宜痛省之。鑰曰：「三宥制刑，古有明訓。」力論不可。會慶節上壽，扈從班

集，乘輿不出。已而玉牒、聖政、會要書成，將進重華，又屢更日。鑰言：「臣累歲隨班，見陛下上壽重華宮，歡動宸極。嘉王日趨朝謁，恪勤不懈，竊料壽皇望陛下之來，亦猶此也。」又奏：「聖政之書，全載壽皇一朝之事。玉牒、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，幸速定其日，無復再展，以全聖孝。」於是上感悟，進書成禮。

試中書舍人，俄兼直學士院。光宗內禪詔書，鑰所草也，有云：「雖喪紀自行於宮中，而禮文難示於天下。」薦紳傳誦之。遷給事中。乞正太祖東向之位，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，順祖、翼祖、宣祖之主皆藏其中，祫祭即廟而饗。從之。

朱熹以論事忤韓侂胄，除職與郡。鑰言：「熹鴻儒碩學，陛下閔其耆老，當此隆寒，立講不便，何如俾之內祠，仍令修史，少俟春和，復還講筵。」不報。趙汝愚謂人曰：「樓公當今人物也，直恐臨事少剛決耳。」及見其持論堅正，歎曰：「吾於是大過所望矣。」

寧宗受禪，侂胄以知閤門事與聞傳命，頗有弄權之漸，彭龜年力攻之。侂胄轉一官，與在京宮觀，龜年除待制，與郡。鑰與林大中奏，乞留龜年於講筵，或命侂胄以外祠。龜年竟去，鑰遷為吏部尚書，以顯謨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。尋知婺州，移寧國府，罷，仍奪職。告老至再，許之。

侂胄嘗副鑰為館伴，以鑰不附己，深嗛之。侂胄誅，詔起鑰為翰林學士，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。時鑰年過七十，精敏絕人，詞頭下，立進草，院吏驚詫。入朝，陛循舊班諦視鑰曰：「久不見此官矣。」時和好未定，金求韓侂胄函首，鑰曰：「和好待此而決，姦凶已斃之首，又何足恤。」詔從之。

趙汝愚之子崇憲奏雪父冤，鑰乞正趙師召之罪，重蔡璉之誅，毀龔頤正《續稽古錄》以白誣謗。除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，升同知，進參知政事。位兩府者五年，累疏求去，除資政殿學士、知太平州，辭，進大學士，提舉萬壽觀。嘉定六年薨，年七十七，贈少師，謚「宣獻」。

鑰文辭精博，自號「攻媿主人」，有集一百二十卷。

李大性

李大性，字伯和，端州四會人。其先積中，嘗為御史，以直言入元祐黨籍，始家豫章。大性少力學，尤習本朝典故。以父任入官，因參選，進《藝祖廟謨》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。又言：「元豐制，六察許言事，章惇為相始禁之，乞復舊制，以廣言路。」從臣力薦之，命赴都堂審察，僅遷一秩，為湖北提刑司幹官。未幾，入為主管吏部架閣文字。丁母艱，服闋，進《典故辨疑》百篇，皆本朝故實，蓋網羅百氏野史，訂以日曆、實錄，核其正舛，率有據依，孝宗讀而褒嘉之。

擢大理司直，遷敕令所刪定官，添差通判楚州。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，欲撤城移他所，大性謂：「楚城實晉義烏間所築，最堅，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？」持不可。臺臣將劾其沮撓，不果。會從官送北客，朝命因俾廉訪，具以實聞，遂罷戎帥，召大性除太府寺丞，遷大宗正丞兼倉部郎，尋改工部。

陳傅良以言事去國，彭龜年、黃度、楊方相繼皆去。大性抗疏言：「朝廷清明，乃使言者無故而去，臣所甚惜也。數人之心，皆本愛君，知其愛君，任其去而不顧，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。孟子曰：『不信仁賢，則國空虛。』臣所以為之寒心也。」

孝宗崩，光宗疾，未能執喪。大性復上疏言：「今日之事，顛倒舛逆，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宮素帷，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？《檀弓》曰：『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，聞子皐將為成宰，遂為衰。成人曰：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。」』蓋言成人畏子皐之來方為制服，其服子皐為之，非為兄也。若陛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，則恐貽譏中外，豈特如成人而已哉。」遷軍器少監，權司封郎，提舉浙東常平，改浙東提刑兼知慶元府。召為吏部郎中，四遷為司農卿。明年，兼戶部侍郎。

出知紹興府，甫一歲，召為戶部侍郎，升尚書。朝論將用兵，大性條陳利害，主不宜輕舉之說，忤韓侂胄意，出知平江，移知福州，又移知江陵，充荊湖制置使。江陵當用兵後，殘毀饑饉，繼以疾疫，大性首議振貸，凡三十八萬緡有奇。前官虛羨，凡十有四萬五千緡，率蠲放不督，民流移新復業者，皆奏免征榷。邊郡武爵，本以勵士，冒濫滋眾，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付身，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，率繳上毀抹，左選為之一清。江陵舊使銅錢，錢重楮輕，民持貲入市，有終日不得一錢者。大性奏乞依襄、郢例通用鐵錢，於是泉貨流通，民始復業。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，尋遷兵部。

時金國分裂，不能自存，有舉北伐之議者，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，乞令朝臣集議，從之。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，引疾丐祠，卒於家，年七十七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

「文惠」。

李氏自積中三世官於朝，父子兄弟相師友，而大性與弟大異、大東並躋從列，為名臣云。

任希夷

任希夷，字伯起，其先眉州人。四世祖伯雨為諫議大夫，其後仕閩，因家邵武。希夷少刻意問學，為文精苦。登淳熙三年進士第，調建寧府浦城簿。從朱熹學，篤信力行，熹器之曰：「伯起，開濟士也。」

開禧初，主太常寺簿，奏：「紹熙以來，禮書未經編次，歲月滋久，恐或散亡，乞下本寺修纂。」從之。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。謂：「周惇頤、程顥、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，乞定議賜謚。」其後惇頤謚「元」，顥謚「純」，頤謚「正」，皆希夷發之。

進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。史彌遠柄國久，執政皆具員，議者頗譏其拱默。尋提舉臨安洞霄宮，薨，贈少師，謚「宣獻」。

徐應龍

徐應龍，字允叔。淳熙二年第進士，調衡州法曹、湖南檢法官。潭獲劫盜，首謀者已繫獄，妄指逸者為首，吏信之，及獲逸盜，治之急，遂誣服。吏以成憲讞於憲司，應龍閱實其辭，謂：「首從不明，法當奏。」時周必大判潭州，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，將置逸盜於死，應龍力與之辨。先是，彥德許應龍京削，至是怒曰：「君不欲出我門邪？」應龍曰：「以人命傅文字，所不忍也。」彥德不能奪，聞者多其有守，交薦之。

改秩，知瑞州高安縣。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，謫死高安，應龍為之經紀其喪，且為文誄之。有勸之避禍者，應龍曰：「呂君吾所敬，雖緣此獲譴，亦所願也。」朱熹貽書應龍曰：「高安之政，義風凜然。」主淮西機宜文字，知南恩州。

陳自強當國，乃舊同舍，應龍丐雷州而去。召監都進奏院，遷國子博士、守工部員外郎，進戶部侍郎，遷國子司業兼實錄院檢討官、崇政殿說書、守秘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。

時金主徙汴，應龍言：「金人窮而南奔，將溢出而蹈吾之境。金亡，更生新敵，尤為可

慮。」兼侍講，言：「人主不能盡知天下人材，當責之宰相；宰相不能盡知天下人材，當采之公論。李吉甫為相，號稱得人，而三人之薦，乃出於裴垍之疏。」

遷吏部侍郎，進刑部尚書兼侍讀。應龍在講筵，多指陳時政。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，應龍奏：「起恤士卒如此，故能得其死力。今軍將得以賄遷，專事掊克，未免多怨。」上驚曰：「債帥之風，今猶未除邪？」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，免侍讀。未幾，兼太子詹事。會景獻太子薨，請老，上不許，徙吏部尚書，以煥章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。嘉定十七年卒，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「文肅」。

子：榮叟，官至參知政事，謚「文靖」；深叟，官終將作監丞；清叟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各有傳。

莊夏

莊夏，字子禮，泉州人。淳熙八年進士。慶元六年，大旱，詔求言。夏時知贛州興國縣，上封事曰：「君者陽也，臣者君之陰也。今威福下移，此陰勝也。積陰之極，陽氣散亂而不收，其弊為火災，為旱蝗。願陛下體陽剛之德，使後宮戚里、內省黃門，思不出位，此抑陰助陽之術也。」

召為太學博士。言：「比年分藩持節，詔墨未乾而改除，坐席未溫而易地，一人而歲三易節，一歲而郡四易守，民力何由裕？」遷國子博士，召除吏部員外郎，遷軍器監，太府少卿。出知漳州，為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，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。時流民來歸，夏言：「荊襄、兩淮多不耕之田，計口授地，貸以屋廬牛具。吾乘其始至，可以得其欲；彼幸其不死，可以忘其勞。兵民可合，屯田可成，此萬世一時也。」

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、左諭德，言：「今戰守不成，而規模不定，則和好之說，得以乘間而入。今日之患，莫大於兵冗。乞行下將帥，令老弱自陳，得以子若弟侄若婿強壯及等者收刺之，代其名糧。」上曰：「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，卿言是也。」除兵部侍郎、煥章閣待制，與祠歸。嘉定十年卒。

王阮

王阮，字南卿，江州人。曾祖韶，神宗時，開熙河，擒木征；祖厚，繼辟湟、鄯；父彥

傅，靖康勤王：皆有功。阮少好學，尚氣節。常自稱將種，辭辯奮發，四坐莫能屈。嘗謁袁州太守張栻，栻謂曰：「當今道在武夷，子盍往求之。」阮見朱熹於考亭，熹與語，大說之。登隆興元年進士第。

時孝宗初即位，欲成高宗之志，首詔經理建業以圖進取，而大臣巽懦幸安，計未決。阮試禮部，對策曰：

「臨安蟠幽宅阻，面湖背海，膏腴沃野，足以休養生聚，其地利於休息。建康東南重鎮，控制長江呼吸之間，上下千里，足以虎視吳、楚，應接梁、宋，其地利於進取。建炎、紹興間，敵人乘勝長驅直搗，而我師亦甚憊也。上皇遵養時晦，不得與平，迺駐臨安，所以為休息計也。已三十年來，闕者全，壞者修，弊者整，廢者復，較以曩昔，倍萬不侔。主上獨見遠覽，舉而措諸事業，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。戰守之形既分，動靜進退之理異也。

古者立國，必有所恃，謀國之要，必負其所恃之地。秦有函谷，蜀有劍閣，魏有成皐，趙有井陘，燕有飛狐，而吳有長江，皆其所恃以為國也。今東南王氣，鍾在建業，長江千里，控扼所會，輟而弗顧，退守幽深之地，若將終身焉，如是而曰謀國，果得為善謀乎？且夫戰者以地為本，湖山回環，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？胥潮奔猛，孰與乎長江之險？今議者徒習吳、越之僻固，而不知秣陵之通達，是猶富人之財，不布於通都大邑，而匣金以守之，愚恐半夜之或失也。儻六飛順動，中原在跬步間，況一建康耶？古人有言：『千里之行，起於足下。』人患不為爾。」

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，歎曰：「是人傑也。」

調南康都昌主簿，以廉聲聞，移永州教授。獻書闕下，請罷吳、楚牧馬之政，而積馬於蜀茶馬司，以省往來綱驛之費、歲時分牧之資，凡數千言。紹熙中，知濠州，請復曹瑋方田，修种世衡射法，日講守備，與邊民親訪北境事宜。終阮在濠，金不敢南侵。改知撫州。

韓侂胄宿聞阮名，特命入奏，將誘以美官，夜遣密客詣阮，阮不答，私謂所親曰：「吾聞公卿擇士，士亦擇公卿。劉歆、柳宗元失身匪人，為萬世笑。今政自韓氏出，吾肯出其門哉？」陛對畢，拂衣出關。侂胄聞之大怒，批旨予祠。阮於是歸隱廬山，盡棄人間事，從容觴詠而已。朱熹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，而留滯不偶云。嘉定元年卒。

## 王質

王質，字景文，其先鄆州人，後徙興國。質博通經史，善屬文。遊太學，與九江王阮齊名。阮每云：「聽景文論古，如讀酈道元《水經》，名川支川，貫穿周匝，無有間斷，咳唾皆成珠璣。」

質與張孝祥父子遊，深見器重。孝祥為中書舍人，將薦質舉制科，會去國不果。著論五十篇，言歷代君臣治亂，謂之《朴論》。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，用大臣言，召試館職，不就。明年，金主完顏亮南侵，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荊、襄，又明年，樞密使張浚都督江、淮，皆辟為屬。入為太學正。

時孝宗屢易相，國論未定，質乃上疏曰：

「陛下即位以來，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，而陳康伯、葉義問、汪澈在廷，陛下皆不以為才，於是先逐義問，次逐澈，獨徘徊康伯，難於進退，陛下意終鄙之，遂決意用史浩，而浩亦不稱陛下意，於是決用張浚，而浚又無成，於是決用湯思退。今思退專任國政，又且數月，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。

夫宰相之任一不稱，則陛下之志一沮。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，和不成；浚持陛下以戰，戰不驗；浚又持陛下以守，守既困；思退又持陛下以和。陛下亦嘗深察和、戰、守之事乎？李牧在雁門，法主於守，守乃有戰。祖逖在河南，法主於戰，戰乃有和。羊祜在襄陽，法主於和，和乃有守。何至分而不使相合？

今陛下之心志未定，規模未立。或告陛下，金弱且亡，而吾兵甚振，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；或告陛下，吾力不足恃，而金人且來，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；或告陛下，吾不可進，金不可入，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。使臣為陛下謀，會三者為一，天下烏有不治哉？」

天子心知質忠，而忌者共讒質年少好異論，遂罷去。會虞允文宣撫川、陜，辟質偕行。一日令草檄契丹文，援毫立就，辭氣激壯。允文起執其手曰：「景文天才也。」入為敕令所刪定官，遷樞密院編修官。允文當國，孝宗命擬進諫官，允文以質鯁亮不回，且文學推重於時，可右正言。時中貴人用事，多畏憚質，陰沮之，出通判荊南府，改吉州，

皆不行，奉祠山居，絕意祿仕。淳熙十五年卒。

## 陸游

陸游字務觀，越州山陰人。年十二能詩文，蔭補登仕郎。鎖廳薦送第一，秦檜孫塤適居其次，檜怒，至罪主司。明年，試禮部，主司復置游前列，檜顯黜之，由是為所嫉。檜死，始赴福州寧德簿，以薦者除敕令所刪定官。

時楊存中久掌禁旅，游力陳非便，上嘉其言，遂罷存中。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，游奏：「陛下以『損』名齋，自經籍翰墨外，屏而不御。小臣不體聖意，輒私買珍玩，虧損聖德，乞嚴行禁絕。」

應詔言：「非宗室外家，雖實有勳勞，毋得輒加王爵。頃者有以師傅而領殿前都指揮使，復有以太尉而領閤門事，瀆亂名器，乞加訂正。」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。

孝宗即位，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。史浩、黃祖舜薦游善詞章，諳典故，召見，上曰：「游力學有聞，言論剴切。」遂賜進士出身。入對，言：「陛下初即位，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，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，宜取其尤沮格者，與眾棄之。」

和議將成，游又以書白二府曰：「江左自吳以來，未有舍建康他都者。駐蹕臨安出於權宜，形勢不固，饋餉不便，海道逼近，凜然意外之憂。一和之後，盟誓已立，動有拘礙。今當與之約，建康、臨安皆係駐蹕之地，北使朝聘，或就建康，或就臨安，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，彼不我疑。」

時龍大淵、曾覿用事，游為樞臣張燾言：「覿、大淵招權植黨，熒惑聖聽，公及今不言，異日將不可去。」燾遽以聞，上詰語所自來，燾以游對。上怒，出通判建康府，尋易隆興府。言者論游交結臺諫，鼓唱是非，力說張浚用兵，免歸。久之，通判夔州。

王炎宣撫川、陝，辟為幹辦公事。游為炎陳進取之策，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，取長安必自隴右始。當積粟練兵，有釁則攻，無則守。吳璘子挺代掌兵，頗驕恣，傾財結士，屢以過誤殺人，炎莫誰何。游請以玠子拱代挺。炎曰：「拱怯而寡謀，遇敵必敗。」游曰：「使挺遇敵，安保其不敗。就令有功，愈不可駕馭。」及挺子曦僭叛，游言始驗。

范成大帥蜀，游為參議官，以文字交，不拘禮法，人譏其頹放，因自號放翁。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。江西水災。奏：「撥義倉振濟，檄諸郡發粟以予民。」召還，給事中趙汝愚駁之，遂與祠。起知嚴州，過闕，陛辭，上諭曰：「嚴陵山水勝處，職事之暇，可以賦詠自適。」再召入見，上曰：「卿筆力回斡甚善，非他人可及。」除軍器少監。

紹熙元年，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。嘉泰二年，以孝宗、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，詔游權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免奉朝請，尋兼秘書監。三年，書成，遂升寶章閣待制，致仕。

游才氣超逸，尤長於詩。晚年再出，為韓侂胄撰《南園》、《閱古泉記》，見譏清議。朱熹嘗言：「其能太高，跡太近，恐為有力者所牽挽，不得全其晚節。」蓋有先見之明焉。嘉定二年卒，年八十五。

方信孺

方信孺，字孚若，興化軍人。有雋材，未冠能文，周必大、楊萬里見而異之。以父崧卿蔭，補番禺縣尉。盜劫海賈，信孺捕之，盜方沙聚分鹵獲，惶駭欲趨舟，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，乃悉縛盜，不失一人。

韓侂胄舉恢復之謀，諸將僨軍，邊釁不已。朝廷尋悔，金人亦厭兵，乃遣韓元靚來使，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，然皆莫能得其要領。近臣薦信孺可使，自蕭山丞召赴都，命以使事。信孺曰：「開釁自我，金人設問首謀，當何以答之？」侂胄矍然。假朝奉郎、樞密院檢詳文字，充樞密院參謀官，持督帥張岩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。

至濠州，金帥紇石烈子仁之止於獄中，露刃環守之，絕其薪水，要以五事。信孺曰：「反俘、歸幣可也，縛送首謀，於古無之，稱藩、割地，則非臣子所忍言。」子仁怒曰：「若不望生還耶？」信孺曰：「吾將命出國門時，已置生死度外矣。」

至汴，見金左丞相、都元帥完顏宗浩，出就傳舍。宗浩使將命者來，堅持五說，且謂：「稱藩、割地，自有故事。」信孺曰：「昔靖康倉卒割三鎮，紹興以太母故暫屈，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？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，行府亦不敢奏也。請面見丞相決之。」將命者引而前，宗浩方坐幄中，陳兵見之，云：「五事不從，兵南下矣。」信孺辯對不少詘。宗浩叱之曰：「前日興兵，今日求和，何也？」信孺曰：「前日興兵復仇，為社稷也。

今日屈己求和，為生靈也。」宗浩不能詰，授以報書曰：「和與戰，俟再至決之。」

信孺還，詔侍從、兩省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。眾議還俘獲，罪首謀，增歲幣五萬，遣信孺再往。時吳曦已誅，金人氣頗索，然猶執初議。信孺曰：「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，況名分地界哉？且以曲直校之，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，若貽書誘吳曦，則去年三月也，其曲固有在矣。如以強弱言之，若得滁、濠，我亦得泗、漣水。若誇胥浦橋之勝，我亦有鳳凰山之捷。若謂我不能下宿、壽，若圍廬、和、楚果能下乎？五事已從其三，而猶不我聽，不過再交兵耳。」

金人見信孺忠懇，乃曰：「割地之議姑寢，但稱藩不從，當以叔為伯，歲幣外，別犒師可也。」信孺固執不許。宗浩計窮，遂密與定約。復命，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，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。宗浩變前說，怒信孺不曲折建白，遽以誓書來，有「誅戮禁錮」語。信孺不為動，將命曰：「此事非犒軍錢可了。」別出事目。信孺曰：「歲幣不可再增，故代以通謝錢。今得此求彼，吾有隕首而已。」將命曰：「不爾，丞相欲留公。」信孺曰：「留於此死，辱命亦死，不若死於此。」會蜀兵取散關，金人益疑。

信孺還，言：「敵所欲者五事：割兩淮一，增歲幣二，犒軍三，索歸正等人四，其五不敢言。」侂胄再三問，至厲聲詰之，信孺徐曰：「欲得太師頭耳。」侂胄大怒，奪三秩，臨江軍居住。

信孺自春至秋，使金三往返，以口舌折強敵，金人計屈情見，然憤其不屈，議用弗就。已而王柟出使，定和議，增幣、函首，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。柟白廟堂：「信孺辯折敵酋於強愎未易告語之時，信孺當其難，柟當其易。柟每見，金人必問信孺安在，公論所推，雖敵人不能掩也。」乃詔信孺自便。

尋知韶州，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。知真州，即北山匱水築石堤，袤二十里，人莫知其所為。後金人薄儀真，守將決水匱以退敵，城乃獲全。山東初內附，信孺言：「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，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，宜選威望重臣，將精兵數萬，開幕山東，以主制客，以重馭輕，則可以包山東，固江北，而兩河在吾目中矣。」坐責降三秩，再奉祠，稍復官。

信孺性豪爽，揮金如糞土，所至賓客滿其後車。使北時，年財三十。既齟齬歸，營居室岩竇，自放於詩酒。後貲用竭，賓客益落，信孺尋亦死矣。

## 王柟

王柟，字汝良，大名人。祖倫，同簽書樞密院事。倫使北死，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，柟其一也。調通州海門尉。乘輕舟入海濤，捕劇賊小吳郎，並其徒十七人獲之，獄成，不受賞。

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，天子思繼好息民，凡七遣使無成。續遣方信孺往，將有成說矣，坐白事忤侂胄得罪。欲再遣使，顧在廷無可者，近臣以柟薦，擢監登聞鼓院，假右司郎中，使持書北行。柟歸白其母，母曰：「而祖以忠死國，故恩及子孫。汝其勉旃，毋以吾老為念。」乃拜命，疾驅抵敵所。

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，問：「韓侂胄貴顯幾年矣？」柟對：「已十餘年，平章國事財二年耳。」又問：「今欲去此人可乎？」柟曰：「主上英斷，去之何難。」四人相顧而笑。有完顏天寵者，袖出文書，云：「王柟雖持韓侂胄書，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府議和，宜詳議以報。」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，和議遂決。

柟持金人牒歸，求函侂胄首，以起居郎許奕為通謝使，柟為通謝所參謀官。柟自軍前再還，議以侂胄首易淮、陝侵地，從之。柟奏：「和約之成，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，臣因人成事，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。」朝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。守軍器少監，知楚州，累官至太府卿。告歸，以右文殿修撰知太平州，加集英殿修撰，致仕。卒，贈寶章閣待制。

論曰：樓鑰渾厚正大，李大性直言不愧其先，任希夷請謚先儒，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，莊夏、王阮、王質皆負其有為之才，卒奉祠去國。陸遊學廣而望隆，晚為韓侂胄著堂記，君子惜之，抑《春秋》責賢者備也。方信孺年少奉使，而以意氣折金人。王柟北歸，請錄信孺之功，長者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